

# 影響德國分裂與統一的外在因素

Longin Pastusiak

(Gdansk University, Poland)

分裂國家的議題可以從經濟和政治間交互作用的觀點加以分析，同時也可以由外在與內在因素交互作用的觀點加以分析。就德國統一的個案而言，毫無疑問的，經濟因素——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在經濟表現層次上的差異，兩德人民生活水準的差別，以及民主化的差距等，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成為統一過程中的催化劑（catalyst）。

然而，德國維持分裂的狀態超過了四十年，而且維持分裂的主因在於外在因素。德國的分裂是以分裂的世界和分裂的歐洲的一種象徵的方式存在。在冷戰時期中，對兩個超強——美國和蘇聯而言，兩個德國都是重要的戰略資產。對西方世界而言，西德不僅是個強大和工業化的盟國，同時也位居戰略要地：位於最東邊的西方國家。對蘇聯而言，東德則是最西向的東方國家，也是實現蘇聯前進戰略（forward strategy）觀點最重要的軍事基地。

難怪在冷戰時期，政治——軍事集團間的對立都不願意喪失他們重要的德國盟邦。沒有人希望透過武力達成統一，在當時這表示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的爆發。結果是雙方對德國統一都只願意在口頭上說說而已，同時主要為了公共關係彼此玩弄政治遊戲。在當時，德國統一的議題——誠如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教授所言，就像是天氣的話題一樣。每個人都談論它，但卻沒有人能夠做些甚麼。

本文的主旨在於提出造成一九四五年德國分裂，以及一九九〇年兩德統一主要的外在因素。

## 二次世界大戰的瓜分計畫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許多政策計劃機構，例如「戰後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Post-War Foreign Policy），或是「安全問題小組委員會」（The Subcommittee on Security Problems），在一九四二及一九四三年針對在分裂或完整的德國執行占領政策究竟何者為優的議題，已經有過爭辯。高層則是由英國外相艾登（Anthony Eden）在一九四三年三月於華盛頓和羅斯福總統的會談中首先提出分割德國的意見。兩人都傾向於支持德國的分裂，雖然稍後艾登和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都看到瓜分德國後，可能產生若干難以實現的困難。<sup>①</sup>

註① 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An Intimate History*, Harper and Brothers, New York 1950, p.711.

在國務院，主要贊成德國分裂的是副國務卿及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的好友威爾斯（Sumner Welles）。在他的著作決策時期*The Time of Decision*一書中，他強調統一的德國將始終構成世界和平的一項威脅。<sup>②</sup>他提交了一份將德國分割成三個單獨國家的建議：(1)南德：巴伐利亞（Bavaria）、威登堡（Wurtemberg）、巴登（Baden）、黑森——達爾斯特（Hessen-Darmstadt）；(2)第二個國家包括了上黑森（Upper-Hessen）、杜林根（Turingen）、威斯特法蘭（Westfalen）、漢諾瓦（Hanover）、奧登堡（Oldenburg）、漢堡（Hamburg）；(3)第三個國家則是普魯士（Prussia），但不包括東普魯士（East Prussia）、麥克倫堡（Meklemburg）及薩克遜尼（Saxony）。

## 一九四三年九月，威爾斯辭去國務院的職位

在英國，所謂的「艾德禮調查團」（Attlee Commission）在一九四三年夏天提出一份報告，建議將德國分割成三個占領區，但將柏林（Berlin）劃為一個單獨的實體（separate entity）。這些建議也得到英國內閣的贊同。

在法國，戰後政策計畫的體系並未如美、英兩國一樣的順利發展，然而法國仍然對戰後德國的領土型態有些意見。法國主要的興趣在於希望分割德國沿萊茵河畔的領土，並且將它們併入法國。

蘇聯最初專注於與納粹德國的軍事衝突，而且並未花費太多時間於戰後的計畫。但當俄國即將成為戰勝國的情勢逐漸明朗後，維護他們戰後目標的利益也就隨之增加。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於莫斯科與艾登的會談期間，史達林就表達了對分割德國的興趣。

赫爾在前去參加一九四三年十月八至十日莫斯科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之前，羅斯福在與赫爾的談話中，表達了他對戰後德國應該分割成三個或更多個國家的觀點。羅斯福說瓜分德國是對抗未來侵略唯一的保證。<sup>③</sup>

在德黑蘭會議（the Teheran Conference）期間，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的會議中，羅斯福提出一項將德國分割成五個獨立國家的計畫：<sup>④</sup>

1. 將整個普魯士盡可能地縮小及削弱。
2. 漢諾瓦及西北邊部分。
3. 薩克遜尼及萊比錫（Leipzig）區。
4. 黑森——達爾斯特：黑森——卡塞爾（Hesse-Kassel）及萊茵河南岸的區域。
5. 巴伐利亞、巴登及烏登堡（Wurtemberg）。

註② Sumner Welles, *The Time for Decision*,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Cleveland and New York, 1944, P.349.

註③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48, Vol.II, p.1265.

註④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eran*, 1943, pp.253, 601~602.

除此之外，羅斯福提議將下列兩個地區建立國際共管：(1)：基爾運河（Kiel Canal）及漢堡；(2)魯爾（Ruhr）及薩爾（Saar）區。他認為奧地利（Austria）戰後將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

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支持羅斯福的計畫，並甚至提出他自己的修正意見，例如將南德各省、奧地利和匈牙利（Hungary）建立成「多瑙河邦聯」（Danube Confederation）。史達林對羅斯福的計畫及邱吉爾的修正意見都表示反對的保留意見。他說分割德國將是未來德國民族主義的根源，而且奧地利及匈牙利絕對不能成爲任何德國的一部分。

在同時，位於倫敦的「歐洲諮商委員會」（the European Advisory Commission）則對未來德國的領土形貌加緊展開工作。「歐洲諮商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了蘇聯駐英大使古席也夫（Fiodor Gusiev）、美國駐英大使威蘭特（John Winant），以及英國外交部的威廉爵士（Sir William Strang），在討論了包括瓜分德國在內的許多提案之後，最後達成了占領區（occupational zones）的概念。<sup>⑤</sup>

一九四四年財政部長摩根索提出他自己的計畫，該計畫不僅包括將德國永久分割成兩個國家——南德和北德，同時他希望剝奪德國所有的工業力量，將德國的經濟轉變爲一個農牧經濟。起初羅斯福對摩根索的計畫感到興趣，但當他面對來自國務院的反對意見時，放棄了此一計畫。

在一九四五年二四至十一日的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期間，羅斯福、史達林及邱吉爾都表達了對分割德國的興趣。在討論中他們使用「瓜分」（dismemberment）一詞。<sup>⑥</sup>雖然「三巨頭」（The Big Three）無法同意會談應基於何項計畫，但他們都贊同德國應該被分割的原則。他們設立了「瓜分委員會」（Committee on Dismemberment），由艾登擔任主席。

杜魯門（Harry Truman）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繼羅斯福後成爲美國總統，對於如何分割德國則有他自己的計畫。<sup>⑦</sup>史達林曾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前的聲明中表示，蘇聯並不想要分裂德國。在德國情勢發展之際，史達林已經確定足以控制蘇聯的地位。

在波茨坦（Potsdam）戰勝國決定暫時將德國分割成四個占領區，目的在於厲行如非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廢除納粹制度（denazification）、分權（decentralization）、禁止企業聯合（decartelization）及民主化等目標。但德國在經濟上仍將被視爲一個國家，包括在工業生產、農業政策、對外貿易、貨幣及銀行體系、賦稅政策、物價、工資、運輸及通訊體系等項目上。因此「波茨坦協定」（the Potsdam agreement）是建立在德國領土完整（territorialunity）的原則上。

註⑤ Philip E. Moseley, *The Occupation of Germany*, *Foreign Affairs*, July 1950, p.591.

註⑥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Conferences at Yalta and Malta*, GPO, Washington, 1955, p.656~658.

註⑦ William D. Leahy, *I Was There, The Personal Story of the Chief of Staff to Presidents Roosevelt and Truman Based on His Notes and Diaries Made at the Time*, Whittlesey, New York, 1950, p.455.

## 邁向兩個德國

分析戰後情勢及戰後德國地位的起點是「波茨坦協定」。德國暫時被分割成四個占領區，但在經濟上則被視為一個國家。史達林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接受美國記者貝勒（Hugh Baille）的訪問時表示，不僅在經濟上同時在政治上都有必要恢復德國的完整（unity）。<sup>⑧</sup>但他是否真的相信他自己所說的話是令人懷疑的，因為蘇聯已經在蘇聯的占領區內從事於實行自己的政策。同樣的事情在西方占領區內也正在進行。很明顯的是，在四個占領區內所實行的占領政策有越來越大的差異。

隨著東西關係日益緊張，由於占領政策的差異與矛盾，這些緊張情勢很明顯地將首先顯現在德國問題上。當缺乏協調四個強權占領政策的機會越來越明顯時，在美、蘇對立日漸升高的過程中，兩集團內的每個國家決定在個別的德國部分內，鞏固自己的權力及控制。德國成為冷戰時期中一個主要的人質（pawn）。

一九四六年美、英兩國決定在經濟上合併他們的占領區，並且建立美、英占領區（Bizonia）。法國及俄國對此舉均表批評。但在一九四九年四月，法國占領區併入美、英占領區，建立美、英、法占領區（Trizonia）。同時一九四八年六月在三個西方占領區內推動的貨幣改革，是朝向未來建立西德最重要的一步。蘇聯則以「柏林封鎖」（the Berlin Blockade）回應。協調四個強權在德國占領區政策的主要機構是「盟國控制德國理事會」（The Allied Control Council of Germany），在政治上已然癱瘓，並成為一個持續抗議與反對抗議的論壇。同時由四個強權外長所組成的外長會議（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也無法解決政治上的差異。

美國在一九四七年正式宣布圍堵（containment）是美國對抗蘇聯政策的基本原則。共產主義擴張最大的危險存在於歐洲。難怪歐洲會成為執行圍堵政策的主要區域。例如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成立北約（NATO）及建立西德等決策，都是實現圍堵政策重要的里程碑。

西德在一九四九年九月成立，仍然保有其工業及軍事潛力，加上在戰時與蘇聯作戰的經驗，不僅是個有價值的盟國，同時在歐洲政治、戰略的棋盤上，占有強大的優勢地位。蘇聯的政治戰略家也有同樣的評估。東德在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同樣也是重要的戰略資產，她賦予龐大的蘇聯軍隊得以如此僅靠西歐部署的可能性。

至此，兩個德國成為兩個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及軍事對立集團的一部分。德國統一（unity）的問題現在成為德國「重新統一」（reunification）的問題。而且如果没有和解（rapprochement）及兩個集團的同意，德國重新統一就不可能獲得解決。德國的分裂首先是在外在因素的壓力下，而且明顯的是，如果没有外在因素將難以恢復此一國家的統一。

註⑧ *Walka O jedność Niemiec. Dokumenty i Materiały* (Struggle for German Unity.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PISM, Warszawa, 1953, p.13.

## 冷戰時期

兩個德國的建立，除了四個占領強權之外，有關德國統一新的行為者也出現，也就是兩個德國。這使得此一問題更形複雜。但外在因素的重要性並未消失。東西衝突越深，冷戰越緊張，就越加深德國的分裂。西德整合至西方政治、軍事及經濟的架構內也加深了德國的分裂。蘇聯也同樣的以加重東德在東方集團內角色的政策回應。

美國自一九五〇年九月以來，就致力在西方防衛體系內運用西德的軍事潛力。重建西德軍事力量的議題在歐洲國家間深具爭議性，而且也是華府與西歐國家間摩擦的來源。當許多妥協的提議失敗後，包括「歐洲防衛共同體」(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一九五四年西德被接受加入北約。蘇聯立即以成立包括東德軍隊在內的「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回應。外在因素再一次地造成兩個德國發現他們身處於兩個彼此對立的軍事集團內的事實。

一九五七年羅馬條約(the Rome Treaty)使西德成為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的一個創始會員國，並且在西歐整合過程中扮演領導角色。稍有疑問的是，西德在西方世界、以及東德在東方世界軍事及經濟的整合，使得統一的前景更加陰暗模糊。若干觀察家認為那些樂見德國分裂的歐洲政治家及國家，都支持兩個德國在各自的集團內完全的整合，因為此舉將加深德國的分裂。艾德諾(Konrad Adenauer)也非常瞭解西德短期間內在西方世界的整合，將會使得德國統一的前景複雜化。

當然，沒有任何一個強權或德國政治家能說他們對德國統一不感興趣。因此，東西雙方及東、西德對德國統一都在玩弄政治遊戲。雙方也都提出許多建議，例如自由選舉、聯邦、邦聯、和平條約、兩德非軍事化、宣布中立、撤出外國部隊、成立兩德共有的機構、兩德雙邊會談模式、聯合國介入、擴大美國的安全保證延伸到蘇聯，以換取蘇聯同意德國的統一等。

當兩德完全整合至他們個別所屬的集團內，統一的機會實際上已經消失。陶意志(Horold C. Deutsch)教授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論及理論上德國統一有三種方式。第一，透過武力兼併東德。這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這表示將與蘇聯發生戰爭。第二，在東德從事顛覆活動以推翻東德政府。陶意志認為支持此一政策將牽涉過多的風險。第三，長期而有耐心的談判。根據陶意志的看法，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但為了符合現實觀點，這需要東西關係實質的改善。<sup>⑨</sup>

當一九六一年東德同意蘇聯建立柏林圍牆時，西方強權卻以正式的溫和抗議回應。波昂對此回應深感失望。西德媒體說西方強權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影響，他們就不會做任何事。他們也不在意德國的統一。艾德諾在他卸下總理職位後，強烈地批評西方國家對柏林圍牆溫和的反應。

註⑨ Harold C. Deutsch, *Our Changing German Problems*, Science Research Associates, Inc., Chicago, 1956, p. 45.

在一八六〇年代初期，越來越明顯的是所有對德國統一有責任的強權，對解決此一問題都不感興趣。西方世界控制下的西德越來越富有、強大，因此非常滿於現狀。俄國無法獲得更多，因為她已經完全控制了東德的軍事、政治和經濟。難怪四個強權對德國統一的承諾，越來越少發表任何的聲明及言論。

許多政府對德國統一的政策，更少反應在那些國家民意的態度上。根據“Stern”在一八六八年在許多國家進行民意調查，當受訪者被問到是否支持德國希望統一的願望時，得到下列的結果。<sup>⑩</sup>

| 國家  | 支持  | 不支持 | 沒意見 |
|-----|-----|-----|-----|
| 法 國 | 42% | 24% | 34% |
| 荷 蘭 | 45% | 28% | 27% |
| 比利時 | 36% | 25% | 39% |
| 英 國 | 37% | 44% | 19% |
| 挪 威 | 40% | 23% | 37% |
| 丹 麥 | 35% | 47% | 18% |
| 美 國 | 32% | 42% | 26% |

一八六八年十月波昂社民黨與自民黨（SPD—FDP）成立新的聯合內閣，布蘭德（Willy Brandt）成為西德總理，他採取新的東向政策。華府起初唯恐社民黨可能會疏遠西德與西方世界及北約的關係，以換取達成德國統一的目標。

布蘭德打開了三個會談的大門：與蘇聯、波蘭和東德，並且成功地與前述所有的國家建立直接的外交和官方（與東德）關係。西方國家跟隨並正式地承認東德。從正式的觀點而言，此一過程是官方正式承認短期間內現存的分裂事實。然而就長期而言，它開啟了德國統一的過程。「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the Conference of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也扮演同樣的角色。「歐安會議」在一八七五年發表「赫爾辛基最後議定書」（the Helsinki Final Act），在三個領域內提昇合作計畫，包括以人權作為統一過程中的一項催化劑。

## 統一的外在因素

一九八九年夏天，對德國統一的討論突然湧現。這可以歸因於許多因素。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日，匈牙利打開她與奧地利的邊境，允許東德人民逃離東德。大批東德人民湧進西德駐布達佩斯（Budapest）、布拉格（Prague）及東柏林的大使館，迫使他們只好緊閉大門。柯爾（Helmut Kohl）總理宣稱：「德國問題仍然在國際政治議程上。」<sup>⑪</sup>一九八九年五月布希（George Bush）總統敦促所有德國人民「自決」（self-determination）。同年七月密特朗（Francois Mitterand）總統接受許多歐洲報紙訪問時，表達了他對德國統一的支持。只有義大利總理安德列歐第（Giulio Andreotti）說：「現在有兩個德國，而且必須維持兩個德國。」<sup>⑫</sup>美國駐波昂大使華爾特斯（Vernon A. Walters）說，目前大批東德人民逃到西方世界，顯示出兩個德國是不正常的，而且他相信這兩個國家在近期的未來即將統一。<sup>⑬</sup>

註⑩ Stern, March 31, 1968.

註⑪ Time, September 11, 1989.

註⑫ Ibidem.

註⑬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4, 1989.



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的開放 (glasnost)、重建 (perestroyka)、新思維 (new thinking) 的政策, 以及希望改善與西方國家關係的願望, 對德國統一的前景具有正面的影響。他所提倡「歐洲共同之家」(Common European Home) 的運動, 除非正視德國統一的問題, 否則將難以令人相信。也難以想像從大西洋到烏拉山的歐洲 (Europe from Atlantic to Urals) 此一概念, 正被柏林圍牆或腐蝕中的「鐵幕」(Iron Curtain) 所分割。很清楚的是, 歐洲的分裂正表示了德國的分裂。

另外一件困擾著戈巴契夫的事情是東德領導人何內克 (Erich Honecker) 反對戈巴契夫自由化的政策。何內克口中的東德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前線」(frontline bastion of socialism)。何內克認為一九八九年波蘭的巨變是對東德生存的直接威脅。

戈巴契夫在一九八九年夏天訪問巴黎的期間告訴密特朗, 蘇聯和法國有能力恢復歐洲的統一, 因此, 德國問題將能找到和諧的解決方法。<sup>⑭</sup>另一方面, 布希與柯爾也達成一個非正式的諒解, 華府將繼續積極地強調德國統一的原則。波昂則必須——華府官員說——緊密地與美國協調其行動, 並且抑制對統一採取任何貿然的行動, 直到一個適當的歐洲安全架構建立之後, 以作為回報。<sup>⑮</sup>

當柯爾總理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八日向西德聯邦下議院 (Bundestag) 提出德國統一十點計畫時, 國際間對此反應都相當冷淡, 因為相關的邊界與安全問題仍然存在若干的模糊性。對波昂而言, 很清楚的是, 如果缺乏包括蘇聯等強權的同意, 沒有一個德國統一的計畫會有任何成功的機會。英國首相余契爾 (Margaret Thatcher) 夫人明確地說, 在德國統一的過程中, 必須逐步並且非常智慧地前進。

因此, 當柏林圍牆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驟然倒塌時, 許多外國領導者尚未準備接受東德此一劇烈的轉變, 儘管許多人都瞭解德國統一的前景已是無可避免。蘇聯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發表聲明, 表示她已經隨時準備在「新思維」的精神下討論德國統一的議題。但兩週後蘇聯外長謝瓦納澤 (Edouard Shevardnadze) 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於布魯塞爾的演說中直言, 如果西德對邊界主張及德國鄰國安全缺乏明確的立場, 蘇聯對德國統一將不會舉行任何的會談。

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在其社論中強調德國統一的外在層面:

「當冷戰的水壩決堤時, 兩德人民都淹沒在民族情感之中, 阻止統一就像是企圖阻擋一道水牆般。蘇聯、歐洲及美國的領導者已經智慧地決定, 歡迎此一無可避免的情事。但如果他們想重新保障一個因德國統一而感到不安的歐洲, 那麼他們與德國領導者仍有許多事情要做。」

在正式統一之前, 他們必須促使德國再次重申二次大戰後的邊界, 以及早期已經宣布放棄核武的立場。因此, 他們和德國必須對一個轉變後的歐洲長期的安全安排具

註⑭ Polityka (Warsaw), September 30,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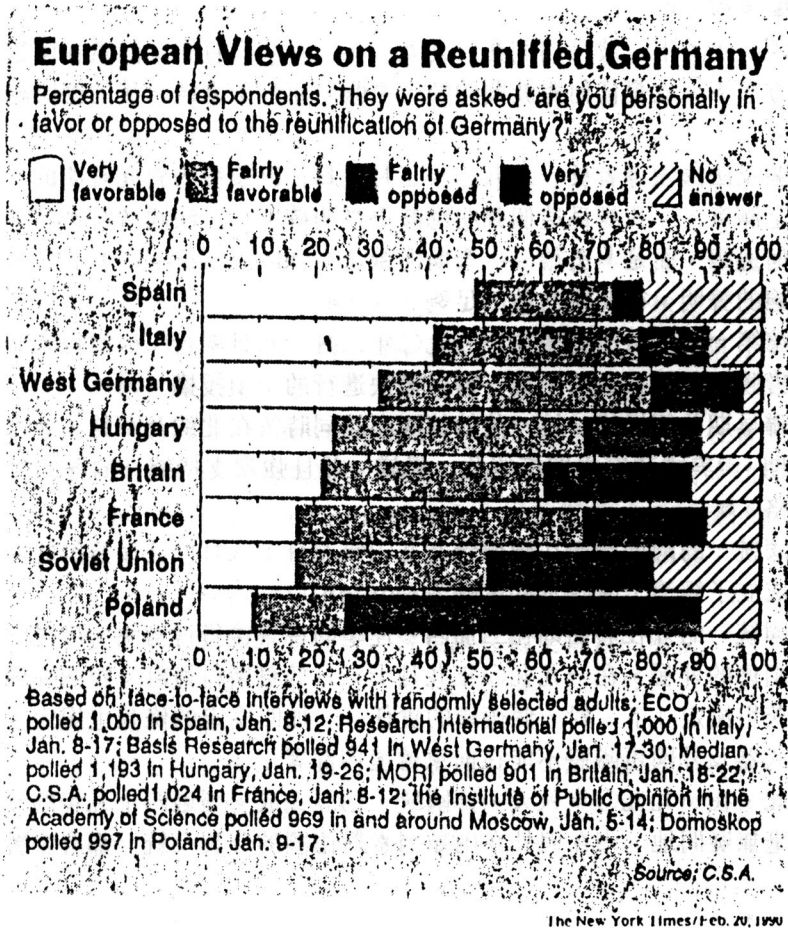
註⑮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14, 1989.

有共識。那表示將要處理如德國境內外國軍隊、限制德國本身的軍事力量、以及德國與北約的關係等諸多困難的問題。」<sup>⑩</sup>

美國政府則清楚地表示：

——統一必須透過東、西德自由選舉及自決才能完成；——統一應該在德國繼續對北約承諾的背景下展開；——基於歐洲穩定的因素，統一必須逐步進行；——除了透過和平談判之外，德國戰後的邊界不應擴大。<sup>⑪</sup>

很明顯地，一九九〇年初歐洲各國都充滿希望地籠罩在德國統一的前景中。民意的反應又如何？一九九〇年一月公開的民意調查顯示出歐洲國家對德國統一廣泛的支持。<sup>⑫</sup>



當所謂的二加四（二＋四）過程開始時，外在因素對德國統一的影響也得到確認。兩德及四個盟國代表在一九九〇年二月於渥太華（Ottawa）舉行外長會議，同時

註⑩ To Calm German Neighbors Nerves,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1990.

註⑪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1990.

註⑫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 1990.



在二月十三日同意統一的談判架構。此次會議建立了一個兩階段的過程，東、西德將首先討論國內統一的細節，然後與美、英、法及蘇聯針對有關戰後安全等較具爭議性的議題展開會談。那些議題包括了重申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邊界，統一後的德國不生產及不擁有核子武器，以及德國的軍事結盟（alignment）等。

由於西德總理柯爾仍未放棄所有對波蘭領土的主張，使得波蘭日益緊張，波蘭則在針對德國統一的任何一個國際會議中，採取一個協調性（concerted）的外交攻勢。

四個盟國及兩德在三月十四日同意，未來進行到波蘭邊界的問題時，會議討論應該讓波蘭參與。<sup>①</sup>

在國際壓力下，波昂內閣在一九九〇年三月六日宣布，同意在兩德會議採取相同的解決方案下，放棄任何對波蘭的領土主張，而且未來統一後的德國對此議題將不再提及。<sup>②</sup>

波蘭及法國領導者於一九九〇年三月九日在巴黎發表對此聲明的反應，顯示他們並未完全滿意。「我認為這個聲明應該更為明確」——法國總統密特朗說——「這並非是任何邊線，而是『奧德——奈斯河線』（Oder-Neisse line），任何沒有確認此一邊線的聲明，很明顯的並不足夠。」。<sup>③</sup>

東德第一次的自由選舉在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八日舉行，柯爾得到廣泛保守人士的支持而獲勝，這無異是給予統一得以盡快進行的一項授權。

蘇聯早期曾經提議，統一後的德國應該同時留在北約及華約，並以五至七年作為過渡時期。<sup>④</sup>美國政府立即拒絕此一提議，並且強烈支持統一的德國在北約內完整的會員資格。<sup>⑤</sup>

德國統一的國內層面在兩德一九九〇年五月十八日於波昂簽訂的條約中得到解決。該約成立了經濟、財政及社會聯盟（union）。

德國統一的外在層面則在二加四一連串的會議後獲得解決。最後的文件是由四個盟國及兩德的外長，在一九九〇年九月十二日於莫斯科簽訂。四個強權也卸下了他們在「波茨坦協定」下，對一個德國的責任。二加四協定的條款也規定了其他的項目，如核子武器及外國軍隊將不能在前東德境內部署。

因此，在一九九〇年秋天，德國統一已經完成。經過四十五年的分裂，德國再次統一。毫無疑問地，內在與外在兩類因素對德國的分裂及統一都有影響。

\*

\*

\*

註①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1990.

註② *New York Times*, March 7, 1990.

註③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1990.

註④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1990.

註⑤ *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1990.